



金薤琳琅卷十六

太僕少卿吳郡都

穆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碑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碑側記

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

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

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

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撰并書

於戲逆鱗廟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臣人之

致極況乎文字缺一風雅道濟生靈建一陽而天

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

其唯廣平公乎公諱璟字缺一邢州南和人其

先出于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

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並事跡崇高各見

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宏峻大理丞祖

務本皇櫟陽令父元撫衛州司戶贈戶部尚書

自田曹至于尚書皆實浮於名而位不充量事

見許公蘇頌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

誦服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絕口者五日八

九歲時嘗夢大鳥啣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遂乘

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胸間自後藻思日

新襟靈益爽年十六缺一字二讀易曠時不精公遲

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

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為侍御史出

使精擇判官奏公為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

花賦以激時蘇深賞歎之曰真王佐才也轉合

金華珠璣 卷一
宮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入高等有司特聞天后
親問所欲公以代爲唐臣不求榮達詭奏云家
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拜
舞趨出異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
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
而卽真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
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
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
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欲優游鄉里不圖

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乎乃悉心納忠無
所回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脇權天下側
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蒼黃欲起
公叩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
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勅公出公曰天
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
慨天后震悚遂俱攝詣臺廷立切責二豎股栗
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于日昃勅使馳赦之公
不得已而罷又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

二豎來弔公辭曰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假滿
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
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佐奇謀及當疇
庸讓而不受曰清宮問罪事缺一五王祀夏中
興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
夫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
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
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上干朝政
三思慙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

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
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思
獨揖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畱遂
揖之而去屬年穀不登國租罷入三思食邑公
悉蠲之既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真拜轉
杭州又遷相州又爲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粵五日兼右庶子尋加
銀青光祿大夫元宗之在儲闈鎮國太平長公
主潛謀廢立嘗於光範門內坐步檐中諷宰相

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色詰之曰春
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
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繇是貶
楚州刺史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青歷魏
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御
史大夫復爲魏州入爲國子祭酒東都畱守開
元二年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轉
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略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
特許便宜從事前是曾領桀驁多據洞不賓公

之下車無敢不饒彼之風俗

缺一字

趨苟蒹菲茨

竹櫨比屋鱗次火災歲起煨燼無餘公教之度

材變以陶旋干薨齊翼萬堵皆興于今賴焉燕

國公張說嘗爲碑頌無何使中官楊思勗召公

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勗以

缺一字

軍貴倖泣辭訴帝帝嗟歎久之拜刑部尙

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監修國史五年復兼

侍中明年駕達東都至三嶠馳道隘稽車騎不

得前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並坐當

降黜公奏曰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曰陛下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其復職遂嘉而從之元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邑號旣而又令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鳩鳩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殊若母寵子異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宜元宗悅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勲上柱國狂豎權梁山搆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公按覆如京

兆司錄李如璧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于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卽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兇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公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明澈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洽背其爲通賢所服也如此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畱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隱元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

置諸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因賜綵物二百疋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尙書右丞相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故字缺二尙書王峻爲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談諧人輒疏取端五日蒙賜鍾乳命醫歸鍊或以爲上藥殊異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弗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聞者慙退廿一年抗疏告老至于再三手詔優遂特給全祿賜絹五百匹還東京公以爲大臣歸休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駕幸洛陽

公迎拜道左元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廿五年仲冬月十有九日寢疾薨于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五天下失聲元宗震悼追贈太尉諡曰文貞公賻物米粟常數有加器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釋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藝之女淑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咨俾公而歿

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
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渾臧方郎
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
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太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
封尉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
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文或哲或乂克篤前烈
以休令聞以戊寅五月廿九日虔奉遺約歸葬
公于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
祔焉禮也惟公閒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

天縱才明玉立殿天子之邦介然秉大臣之節
震電憑怒讜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前臨事而
義形乎色蠢迪檢柙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諒
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
死生弗替非夫合一之德格于皇天不二之心
形于造次則何以昇是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
皇王之威寶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寓公
之謀猷著明日月大厯五年冬十二月孫儼懼
遺盛美不遠求蒙以真卿天祿校文叨太僕之

金苑珠璣 卷六
下列憲臺執簡承諭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實
錄已編於方冊而豐碑勒銘表墓願備於論撰
謹憑吏部員外郎盧僎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
恨闕遺其辭曰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
正則尉翼文皇吏部黃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
信史相望篤生丞相祚我有唐文明純嘏毅烈
堅剛恒衛閒氣星辰降芒嶷然山立鏗爾金鏘
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髻能文夢鳥發祥通昔

究易冲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洋洋乃尉合宮
貳軺琅琅賦嗤梅豔篇美松長蘇公嗟稱才必
佐王滿歲從調試言高驤登聞黼屐驟列繡裳
筮跡天官如珪如璋司言鳳閣綸綍煌煌乃作
中丞威稜莫當志除兇狡廷劾二張天后愕眙
百寮震惶公獨凜然出身激昂義形顏色精貫
穹蒼皇室中興嘉謀克彰功成牢讓事軼屠羊
貳職選曹諫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
瑣闈時維夕郎悉心紉正庶績咸康三思睢盱

金華珠璣 卷十六
席寵于常基之就第慙懼靡亢左曹攝轄大鹵
于襄兼刺貝邱朋辭雁行三思揖語公獨循牆
處之不忤轉旆于杭既還鄴城遂尹洛陽乃作
冢宰訐謨廟堂俄兼宮相亟縮銀黃元宗登儲
鎮國是遑潛謀廢立謠詠相翔厥男撓政累奏
愆殃聿臨楚邦荐察冀方總督幽薊翻飛國庠
亞相烈烈尹京趨趨旋臨建德歛蒞南荒俚師
咸蕘茅櫟是攘張公頌德雋永甘棠所忠來召
拜命卽裝路無交言帝用式臧載司刑吏八座

抑揚兼監黃樞鈞軸是將匪躬蹇蹇終始洸洸
乃拜儀同允釐保障河東閱故汗洽如漿狂豎
犯關兇渠旣戕命公覆獄咸脫死亡乃陟右揆
右揆泱泱每謔王君豈常矜莊懸車告老庶保
康強方崇饋醕孤映縑緗天不憖遺萎哲壞梁
一人震悼九有淒涼市旣罷賈春仍絕糧乃贈
太尉飾終禮滂返葬沙河羽儀央央闔朝傾祖
河尹護喪生榮死哀行路感傷令人孺慕攀泣
煌煌高墳崔嵬鉅鹿劇旁森梢宰樹繚繞連岡

于嗟廣平宅此不暘孝孫翼翼論譏靡忘豐碑
碣豎萬古皆相

大曆七年歲次壬子九月二十五日孫
儼追建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神道碑側記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于沙河縣屬突厥寇趙
定州河朔兇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于公公
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爲曉陳
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

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于貨賄多以金帛賂
遺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其後節度范
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元宗切責名品將
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元宗納之遂御
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
不拜翌日入奏元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
孫乃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
非不受也元宗深加歎之前碑闕焉故略述于
此公第三子渾之爲中丞也方欲陳乞御製碑

金苑珠璣 卷六
頌未果而中受譴謫旋羯胡作亂事竟不成真
卿時忝監察殿中爲中丞屬吏故公孫儼泣請
真卿論譔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尙書左僕射
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曰嵩以文武忠義
之姿爲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歎尙無窮次嘉
儼之懇誠崇豎莫致迺命屯田郎中權邢州刺
史封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儻刻字之工成
乎半歲磨礱旣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
觀雖大賢爲德樹善庸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

附驥托跡於階序真卿刺湖州之日因成文請
儼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雕鐫而第六子衡因謫
居沙州參佐戎幕河隴失守介于吐蕃以功累
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
度周鼎保守燉煌僅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
拜恩命未達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爲賊所陷
吐蕃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
父舅賢相也落魄於此豈可畱乎遂贈以駝馬
送還于朝大曆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

金苑珠璣 卷六
護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
獎且命待之于側門十三年春三月吏部尙書
顏真卿記

宋公神道碑獨完好惟碑側記缺八字碑
去官道二里餘世罕知者以故久不顯于
世致君因謁墓下始得之且歎舊史不載
新書闕遺乃刻顏公體大書字畫別刻于
石庶久其傳邢惟襄國舊都邱塚纍然類
皆堙滅而無聞獨公之墓高不踰丈豐碑

尙存豈特忠義足以垂名于不朽世亦以
顏魯公之賢而此碑尤爲可貴也墓之東

有碑

缺二字

之祖贈邢州刺史爲居民斧而

剝之所謂側門是也自衡之後子孫無顯
宦于唐今有隸編戶者猶收公誥官置墓
田俾耕以守誥爲前政取去莫知所在大
宋崇寧二年七月一日編修國朝會要所
檢閱文字范致君記

右唐宋文貞公碑并碑側記皆顏魯公撰

并書文貞墓在直隸之沙河縣碑久埋沒
土中近予友方思道作縣出之重樹於墓
以搨本見示金石錄謂碑與新史不同者
二事又謂碑側記載文貞逸事甚詳而新
舊史皆無之予家藏魯公文集中有此碑
因得比較以補石本之缺但其文時有小
異如集本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一言
作一陽集本云曾祖宏俊碑作宏峻集本
云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吞之碑作

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集本云欲優
游自免碑自免作鄉里集本云左右震竦
碑左右作天后集本云勅使馳救之碑救
作赦集本云與執法通同碑作與執政通
問集本云元宗將幸西蜀碑作中宗將幸
西京集本云公盛氣詰之碑氣作色集本
云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
碑作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云駕
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集本云馳道險隘

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集
本云以臣免之碑臣字下有言字集本云
母寵子愛碑作母寵子異集本云勅公按
覆碑無勅字集本云置之座右碑之作諸
集本云仲冬十九日碑作十有九日集本
云喪葬官供碑喪葬作器葬集本云戊寅
歲五月碑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
碑烈作列集本云義形言色碑言作顏集
本云既遷鄴城碑遷作還集本云汗洽流

漿碑流作如其不同者又如此此則趙氏
之所未及也

按范致君跋謂碑側記缺八字今讀其文
完好無缺惟前碑缺九字攷之搨本良然
但細玩此碑字畫似已磨滅重經開刻者
故碑文與此書所載時有小異至如前碑
所云無敢不斲原本作無敢不畏俾公而
歿作躡公而歿又內史令勅公出失勅公
二字皆南濠繕錄之
誤今並據碑訂正焉

金薤琳琅卷十六

金薤琳琅卷十七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唐達奚珣遊濟瀆記

唐濟瀆廟北海壇器物銘

唐姜嫄公劉廟碑

唐伯夷叔齊二公碑

并序

遊濟瀆記

吏部侍郎達奚珣文

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軹縣南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
道自河浮錄甲帝命元夷疏朶澮而正乾綱鏟
陵巒而通委輸所謂四瀆資我而成彼貳水者
或在幽僻遠而貌奇伊何足貴豈與夫體清淳
之氣據函夏之中平地開源分空正綠表裏皆
淨似若非深舟楫既加乃知無底沖和自抱斯
君子之量歟從此而東截河通汶不以險阻一闕
字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
入海沈潛剛克斯君子之量歟意者洞幽明貫

天壤包荒萬類出入無閒形與化遊復歸於道
不然何其異也雖金火更作變通殊制而浮沈
之事亦無捨旃國家南正司天北正司地以爲
百神授職則陰陽無錯繆之災羣望聿脩水土
得平均之序欽若稽古道豈虛行闕宮有湫象
設如在流目一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間風飈
四起然後以諸侯之禮禮而禩之至於下人日
用蘋藻吉凶悔吝則以情言且神道無方豈存
於此而物類相召或有憑焉廬潛潛通動植茲

金苑珠璣 卷一
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枝虛篁下清四時一色意
隔人世空聞鳥聲陽浦先春草心方變危岸猶
冷苔生未穠紅晶落而天下陰青靄凝而衆山
暮畱賞無厭歸情坐忘中途載懷歷歷在眼庶
記豪翰光昭厥美云

右遊濟瀆記唐吏部侍郎達奚珣撰兵曹
參軍薛希昌八分書濟瀆在今河南濟源
縣西三里歲癸酉仲冬予亦嘗獲遊瀆有
祠以祀大濟之神其殿北復有北海神殿

北海之前有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周與
之等而中通焉卽濟水所聚蓋其源自王
屋山天壇之顛伏流百里至此復見東南
合流至溫縣歷虢公臺入於河禹貢所謂
導沅水東流爲濟是也東池俗傳閒能出
物以應人之求然率始於三月至四月望
而止餘月則否蓋春夏之交泉脈騰沸而
濟尤勁疾物隨沸而上人或取須臾復
沈予之遊也默禱於神願出物以彰靈異

道士云隆寒水泉不動物不能上予笑曰
豈有靈神而畏寒者乎爾姑爲我禱久之
物竟不能出道士之言始信而世俗所云
皆誕妄也

唐濟瀆廟北海壇新置祭器沈幣雙舫

雜物之銘

并序

朝散大夫行河南府濟源縣令張洗

字濯纓撰

有唐六葉海內晏然偃革

關二字

崇乎祀典封茲

瀆爲清源公建祀於泉之初源也置瀆令一員
祝史一人齋郎六人執魚鑰備灑掃其北海封
爲廣澤王立壇附于水之濱矣天子以迎冬之
日命成周內史奉祝文宿齋毳冕七旒五章劍
履玉珮爲之初獻縣尹加繡冕六旒三章劍履
玉珮爲之亞獻邑丞元冕加五旒無章亦劍履
玉珮爲之終獻用三牲之享邦之大事先在祀
乎濯纓不才謬領茲邑下車入廟每事皆問主
者有云俎豆素闕弊難悉數其尤者有五北海

望壇臨事壘土朽椁一歲而費數金爲勞之甚
其弊一也二所祭器凡百有二十二事至時請
於上寮轉轂入洛去來三百餘里仍以稅緡酬
之積有歲時不知窮極其弊二也沈幣雙舫又
以車取池河渡口之舟往返之勞結綵之飾其
弊三也兩壇位席百領有餘戶至誅求爲擾非
潔其弊四也牀榻乃至七箸按碑本箸字下用
磨滅似闕一字
之類門到歛索事終存亡太半其弊五也旣革
前弊輒爲之銘銘曰

寤寐求思如神有知大風離披壞木於斯人吏

驚馳念茲悟茲

前年夏及今年春大風壞楸槐
數株因用此材而爲祭器兼沈

幣之舫也爲余有意廟中無備沈幣雙舫二壇祭器

子來悅使所借皆遂觀者闐闐事無闕焉刻之

于石以待後賢是時也貞元十有三年

右唐濟瀆北海壇器物銘濟源縣令張洗

撰歐陽公謂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州縣

祠廟置齋郎六人官不勝其濫又謂史家

不能詳載惟於碑刻見之按碑作於貞元

十三年歐陽公誤以貞元爲開元且碑載廟有令一人祝史一人則其官固不止於齋郎考之唐書百官志五岳四瀆令各一人主掌祀事此外又有祝史各三人齋郎各十三人則官之濫又不止如歐陽公所書而史家亦未嘗不詳載也但與碑有不
同耳

唐姜嫄公劉新廟碑

太中大夫行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

賜紫金魚袋高郢撰

節度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張誼

書

姜嫄者炎帝之後有邠氏之女姓姜字嫄帝嚳之元妃后稷之母也公劉者后稷之曾孫周文王之十代祖也姜嫄嘗出遊見巨跡而履之載震載夙時維后稷以居然生子心所不康初寘之隘巷再寘之平林三寘之寒冰皆有以全度者旣而收之遂名之棄生有赫靈之異長有躬

稼之勤法施於人以濟粒食堯乃命爲農師而
封諸邠農師實后稷也古初造物首出羣理事
必出之本言必天地之際當虞舜之時稱禹平
水土契布五教稷播百穀咎繇明五刑地平天
成萬代永賴舜以奮庸命禹禹讓于稷泉咎繇
及以元后命禹禹獨讓于咎繇曰朕德罔克人
不依咎繇邁種德德乃降黎人懷之茲大禹所
以言天意永命之所歸闕一夏有天下載祀四
百禹之祚也商有天下載祀六百契之祚也周

有天下載祀八百后稷之祚也自時厥後百王

澆季而咎繇

闕一字

一積累在天天祚永歸有所底

止乃以無彊之歷命我聖唐盛德大業與天地
准追視三代猶指掌矣昔者周闕一字一文武之烈

本於后稷后稷之生本於姜嫄故詩曰厥初生
人時維姜嫄后稷之子曰不窋失官而奔於戎

狄不窋之孫曰公劉

闕二字

於豳居以平西戎以

篤前烈故詩曰篤公劉于邠斯館是知姜嫄有
德於周公劉有德於豳先賢所出立祠舊矣我

金苑珠璣 卷一
國家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而姜嫄公劉之廟舊制卑陋湫隘在市非所以
崇明祀敬鬼神也貞元四年闕二字 邠寧節度觀
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朗寧郡王張
公獻甫戎醜是膺授鉞而至肅肅王命維公將
之烈烈闕四字 成之略地千里亭鄣嚴於外啓行
一戰弓矢繫於內卒乘睦而知禮風俗康而狎
野覩此二廟獨爲匪安公曰嘻精潔莫重於明
神喧闕二字 甚於市廛柰何雜處乎夫小人者知

鼓舞之事神而不知褻狎之悞神知事神之求
祐而不知悞神之賈禍茂草一去遺塵萬祀使

闕一字 而無知則已若曰有知而喧囂瀆易之俾

中夫札瘥天昏之患者得非長吏慈惠之不足
耶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且爲闕二字

旣而卜遷粵以貞元六年十一月九日作新廟

於南郭焉地則郊野之閑左水右山有清謐之

勝材則楸遷之至上棟下宇非徵斂之闕一字 則

農務之隙量功命日無妨奪之弊移嘉木而樹

之考良辰而落之神於是嚴威而蠲乎所處人
於是祗惕而遠乎所瀆是惠人於無過之地而
寧神於不怒之境仁爲己任不亦厚乎夫神聰
明正直者也唯忠肅恭懿乃能承之順此而祭
不必多品故雖澗谿之毛闕一字汗之水而君子
率是四德陳於二簋行之以禮奉之以慤潔之
以齋達之以和則神可得而事焉祐可得而致
焉夫子曰某禱久矣抑爲尙書張公以文武之
憲純一之良知無不爲忠也正色帥下肅也執

事有恪恭也擇善而從懿也自先幽州大夫以
來一門四人闕三字方繼踵勲績爲時心膂所資
非他忠肅恭懿而已用能承天之寵獲神之勞
以屏王室以揚家聲也宜哉祠成三歲矣而銘
記尙闕將恐濳遠失其所由乃陳梗槩爰此刊
刻辭曰

何賢乎姜嫄曰克生后稷何賢乎后稷曰克降
農殖后稷之道至今賴之姜嫄之德如何勿思
何賢乎公劉曰肇宅豳土何闕二字豳土曰平戎

之所乃今乃古有廟有宇宇亦既卑廟亦既摧
闐闐朝合躡塵暮開虫虫羣毗屑屑徘徊瀆禮
非敬犯神有災朗寧戾止理化咸集財豐衆和
暴禁兵戢惟此墻屋公私必葺矧伊明祠風雨
所及是度是築乃遷乃立奉我皇德達于有神
揚神之威靜乎虜塵亦惟正直克贊忠純勒銘
茲庭永示邑人

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韋丹建立處士張
瑄篆額

右唐姜嫄公劉新廟碑中書舍人高郢撰
試大理評事張誼行書廟在今邠州城南
唐邠寧節度觀察使張獻甫所遷故當時
稱曰新廟而高郢爲文予昔以尙書郎出
使寧夏道邠謁廟其後稍上有履迹平爾雅
大野曰平乃姜嫄履巨人迹所在予爲大
俗作坪非書履迹平三字俾州官刻寘廟側蓋州人
但知有廟而少知乎此故表而出之

唐伯夷叔齊二公碑 并序

安定梁昇卿纂文及書

二公諱伯夷叔齊昔有殷時遼東孤竹君之子也自歷載所記有國以來事之善者莫先於讓是故君老於位命立叔齊齊固辭以請伯伯固請以不嗣遂相與義退遯逃西周當是時也帝殷不臧用錯天紀人棄莫保以戴于周周武王秉白髦杖黃鉞經綸所以撥亂威略所以龔罰雷震萬國風行六師二公于時推忠臣之誠明死君之節伏車而諫慷慨瀝血且夫大運不以

昔曠達節不以義距黔首焉得以厭毒鬼神焉得以無主於是討罪于商爲天下王二公以立志真也檢身操也建侯戡難不可以闕也以臣伐君不可以訓也相於國莫非其土異於事不食其粟乃西上首陽之山歌采薇而死蓋天下義感之始也及孔子生東周之季演中興法游夏之徒皆誨納於教未嘗叙仁人烈士不先于二公者焉謂不辱其身不降其志矣若乃紛綸茂德載在策府則太伯之道子臧之仁也上思

附義退曰能賢則宋穆之言延陵之行也道無不貴志不苟合則許由之尚伯成之高也慮必中清廢能中權則虞仲之居夷佚之放也聲垂事載功存業廣則范蠡之去魯連之辭也此數公者至於黜榮保讓亦爲盛矣兼之固君臣之分以愛其節則曷可以同議也所謂繼之者忠矣杖之者義矣施之者誠矣用之者確矣昭矣至矣躋矣允矣上古無以加百代爲之憲越大梁歲行于是邦遇縣宰太原王公惠工訓農勸

學敬教羣業頓以繫賴四方咨於作則邑臨末周人悅有化以爲二公廟德不祀實甚懼焉復何以圖不朽示來者而已遂因簡力考餘時經始是資敦崇舊規厥構棘翼自公尸之然則表前載揚懿烈使駿光熊熊彰紀事也以吾學乎舊史氏請隲其文固不佞乃作銘曰

大道混混或險夷兮殷實荒德莫業于主人神疑兮帝用克商大運期兮天下爭利而獨犇義貞名垂兮神農虞夏氏已沒曷所惟兮斲石千

金薤琳琅
秋聞風規兮

黃鉞不降志

開元十有三年惟一月既望刊立衛鶴趙
禮范謙刻字

金薤琳琅卷十七

金薤琳琅卷十八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孔子廟堂碑

破邪論序

孔子廟堂碑

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臣虞世南奉
勅撰并書

司馬并州牧太子左千

闕一

率兼檢

校安北大都護相王旦書碑額

微臣屬書東觀預聞前史若乃知幾其神惟睿
作聖元妙之境希夷不測然則三五迭興典墳

斯著神

闕一

聖跡可得言焉自肇立書契初分

爻象委裘垂拱之風革夏翦

闕五

質文殊致進

讓罕同靡不拜洛觀河膺符受命名居域中之

大手握天下之圖象雷電

闕二

威刑法陽春而

流惠澤然後化漸八方令行四海未有偃息鄉

闕六

預帝王之錄遠跡

闕一

史之儔而德侔覆

載明兼日月道藝微而復顯禮樂弛而更張窮

理盡性光前絕後垂範百王遺風於萬代猗歎

偉歟若斯之盛者也夫子膺

闕二

之精踵千年

之聖固天縱以挺質稟生德而降靈載誕空桑

自標河海之狀纔勝逢掖克秀堯禹之姿知微

知章可久可大為而不宰合天道於無言感而

遂通顯至仁於藏用祖述先聖憲章往哲夫其

道也固以孕育陶均包含造化豈直席卷八代

并吞九邱而已哉雖亞聖鄰幾之智仰之而彌

遠亡吳霸越之辯談之而不及于時天律浸微

金苑珠璣 卷之六
地維將絕周室大壞魯道日衰永歎時艱實思
濡足遂迺降跡中都俯臨司寇道超三代止乎
季孟之間差論五伯終從大夫之後固知栖遑
弗已志在於求仁危遜從時義存於拯溺方且
重反淳風一匡末運是以載贄以適諸侯懷寶
而遊列國元覽不極應物如響辯飛龜於石函
驗集隼於金櫝觸舟旣曉專車能對識罔象之
在川明商羊之興雨知來藏往一以貫之但否
泰有期達人所以知命卷舒惟道明哲所以周

身牖里幽憂方顯姬文之德夏臺羈紲弗累商
王之武陳蔡爲幸斯之謂歟於是自衛反魯刪
書定樂贊易道以測精微修春秋以正褒貶故
能使紫微降光丹書表瑞濟濟焉洋洋焉充宇
宙而洽幽明動風雲而潤江海斯皆紀乎竹素
懸諸日月旣而仁獸非時鳴鳥弗至哲人云逝
峻嶽已隕尙使泗水却流波瀾不息魯堂餘響
絲竹猶傳非夫體道窮神至靈知化其孰能與
於此乎自時厥後遺芳無絕法被區中道濟天

下及金冊斯誤玉弩載驚孔教已焚秦宗亦墜
漢之元始永言前烈褒成爰建用光祀典魏之
黃初式遵故訓宗聖疏爵允輯舊章金行水德
亦存斯義而晦明匪一屯亨遞有筐筥蘋蘩與
時升降靈宇虛廟隨道廢興炎精失御蜂飛蝟
起羽檄交馳經籍道息屋壁無藏書之所階基
絕函丈之容五禮六樂翦焉煨燼重宏至教允
屬聖期大唐運膺九五基超七百赫矣王猷蒸
哉景命鴻名盛烈無得稱焉皇帝欽明睿哲參

天兩地迺聖迺神允文允武經綸云始時惟龍
戰爰整戎衣用扶興闕一字神謀不測妙算無遺

宏濟艱難平壹區宇納蒼生於仁壽致君道於
堯舜職兼三相位總六戎元珪乘石之尊朱戶
渠門之錫禮優往代事踰恆典於是在三睠命

闕四字克隆帝道丕承鴻業明玉鏡以式九圍席

蘿圖而御六辯寅奉上元肅恭清廟宵衣旻食
視膳之禮無方一日萬機問安之誠彌篤孝治
要道於斯爲大故能使地平天成風俗淳厚日

月所照無思不服憬

闕一字

獯戎為患自古周道

再興僅得中算漢圖方遠纔聞下冊徒勤六月

之戰侵軼無厭空盡貳師之兵憑凌滋甚皇威

所被犁頽厥角空山盡漠歸命闕庭充仞藁街

填委外廐開闢已來未之有也靈臺偃伯玉關

虛候江海無波烽燧息警非煙浮漢榮光莫河

楛矢東歸白環西入猶且兢懷馭朽興瞻納隍

卑宮菲食輕徭薄賦斲琬反樸抵璧藏金革烏

垂風綈衣表化歷選列辟苟求遂古克己思治

曾何等級於是眇屬聖謨凝心大道以為括羽

成器必在膠雍道德潤身皆資學校矧迺入神

妙義析理微言厲以四科明其七教懿德高風

垂袞斯遠而棟宇弗修宗祧莫嗣用紆聽覽爰

發絲綸武德九年十二月廿九日有詔立隋故

紹聖侯孔嗣哲子德倫為襄聖侯乃命經營惟

新舊趾萬雉斯建百堵皆興揆日占星式規大

壯鳳翥其特起龍桷儼以臨空霞入綺寮日

暉丹檻宥宥崇邃悠悠虛白

闕二字

寫狀妙絕人

功象設已陳肅焉如在握文履度復見儀形鳳
跼龍蹲猶臨咫尺筦爾微笑若聽武城之絃怡
然動色似聞簫韶之響檐檐盛服旣覩仲由侃
侃禮容仍觀衛賜不疾而速神其何遠至於仲
春令序時和景淑皎潔璧池圓流若鏡青葱槐
市總翠成帷清滌元酒致敬於茲日合武釋菜
無絕於終古皇上以幾覽餘暇遍該羣籍乃製
金鏡述一篇永垂鑒戒極聖人之用心宏大訓
之微旨妙道天文煥乎畢備副君膺上嗣之尊

體元良之德降情儒術遊心經藝楚詩盛於六
義沛易明於九師多士伏膺名儒接武四海之
內靡然成俗懷經鼓篋攝齊趨奧並鏡雲披俱
餐泉涌素絲旣染白玉已彫資覆匱以成山導
涓流而爲海大矣哉然後知達學之爲貴而宏
道之由人也國子祭酒楊師道等偃元風於聖
世聞至道於先師仰彼高山願宣盛德昔者楚
國先賢尙傳風範荊州文學猶鐫歌頌况帝京
赤縣之中天街黃道之側聿興壯觀用崇明祀

宣文教於六學闡皇風於千載安可不贊述徽
猷被之雕篆乃抗表陳奏請勒貞碑爰命庸虛
式揚茂實敢陳舞詠迺作銘云

景緯垂象川岳成形挺生聖德寔稟英靈神凝
氣秀月角珠庭探蹟索隱窮幾洞冥述作爰備
邱墳咸紀表正十倫章明四始繫纘羲易書因
魯史懿此素王邈焉高軌三川削弱六國從衡
鶉首兵利龍文鼎輕天垂伏鼈海躍長鯨解黻
去佩書燼儒坑纂堯中葉追尊大聖乃建褒成

膺茲顯命當塗創業亦崇師敬胙土錫圭禮容
斯盛有晉崩離維傾柱折禮亡學廢風頽雅缺
戎夏交馳星分地裂蘋藻莫奠山河已絕隨風
不競龜玉淪亡樽俎弗習干戈載揚露霑闕里
麥秀鄒鄉修文繼絕期之會昌大唐撫運率繇
王道赫赫元功茫茫天造奄有神器光臨大寶
比蹤連陸追風炎昊於鑠元后膺圖撥亂天地
合德人神攸贊麟鳳爲寶光華在且繼聖崇儒
載修輪奐義堂宏敞經肆紆縈重樂霧宿洞戶

金華珠璣 卷六
風清雲開春牖日隱南榮鏗聒鐘律蠲潔盥明
容範既備德音無斁肅肅升堂粦粦讓席獵纓
訪道橫經請益帝德儒風永宣金石

推誠奉義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
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
京兆尹上柱國壞邪郡開國公食邑四千
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王彥超再建
安祚刻字

右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正書在今
陝西西安府學乃宋王彥超翻本字之缺
者凡一百七十有九予家藏舊榻唐刻因
參校以足其文嘗記在京師時見世南真
迹謂以此文石本進呈太宗特賜王羲之
黃銀印一顆則世南之書貴重於當時者
固已如此但世之人不見真迹故鮮有知
是說者

破邪論序

太子中書舍人吳郡虞世南撰并書

若夫神妙無方非籌算能測至理凝闕一豈繩
准所知實乃常道無言有著斯絕安可憑諸天
縱窺其窅冥者乎至如五門六度之源半字一
乘之教九流百氏之目三洞四檢之文苟可以
經緯闡其圖詎可以心力到其境者英猷茂實
代有人焉法師俗姓陳潁川人晉司空羣之後
自梁及陳世傳纓冕爰祖迺伯累業儒宗法師
少學三論名聞朝野長該衆典聲振殊俗威儀
肅穆介節淹通流連清翰發摘微隱比地方春

用顯仁之量如愚若訥外闇內明之巧固能智
同測海道亞彌天豈止操類山濤神侔庾亮而
已余其文情乃典而不野麗而有則猶八音之
並奏等五色以相宣道行則納正見於三空拯
羣生於八苦既學博而心下亦守卑而調高實
釋種之梁棟生人之羽儀者矣加以賑乏扶危
先人後己重風光之拂照林曠愛山水之負帶
煙霞願力是融晦迹肥遁以隋開皇之末隱於
青溪山之鬼峪峒焉迴構巖崖闕二虧日月空

金華珠璣 卷之六 九
飛戶牖則吐納風雲其間採五芝而偃仰遊八
禪而寢息餌松朮於溪澗披薜荔於山阿皆合
掌歸依摩頂問道經行恬靜十有餘年然其疊
嶂危岑長松巨壑野老之所栖盤古賢之所遊
踐莫不身至目覩攀穴指歸仍撰青溪山記一
卷見行於世太史令傅奕學業膚淺識慮非長
乃穿鑿短篇憑陵正覺將恐震茲布鼓竊比雷
門中庸之人頗成阻惑法師愍彼後昆又撰破
邪論一卷雖知虞衛同奏表異者九成蠅驥並

驅見奇者千里終須朱紫各色清濁分流訶以
凡測聖之豐責以俗校真之咎引文證理非道
則儒曲致深情指的周密莫不轍亂旗靡瓦解
冰銷入室有操吊之圖厥角無容頭之地於是
傳寫不窮流布長世若披雲而見日同迷蹤而
得道法師著述之性速而且理凡厥勒成多所
遺逸今散採所得詩賦碑誌讚頌箴誠記傳啓
論及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合成三十餘卷法
師與僕情敦淡水義等金蘭雖服制異儀而風

金薤琳琅 卷十九
期是篤輒以藤綆聯彼珪璋編爲次第其詞云
爾

右破邪論序唐虞世南撰并小楷書世南
之筆惟孔子廟堂碑行世此文雖歐陽公
趙明誠皆未之見而予乃得見之豈非幸
哉破邪論今載釋氏藏經其說不暇深究
若世南書則予之所嗜好故錄之

金薤琳琅卷十八

金薤琳琅卷十九

太僕少卿吳郡都 穆

邠國公功德銘 并序

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副使兼右街功
德副使雲麾將軍右監門衛將軍員
外置同正員上柱國宏農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五百戶楊承和譔并書

天竺有聖人焉名之爲佛三身牙相應化無所
從來百億同名不知其誰之子德包塵界道冠

萬靈有感必通酬念如響心操惠炬永燭於大千手運慈航泛流於沙劫晦明不二淨穢兩同正智如如我無所得雖後天地而有質闕一天地而闕一形莫不究清濁之未然識方圓之始卒大矣哉若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如此夫大德小德優劣不同賢人聖人取捨各異乃引衆星之表月立萬象以尊天因喻發揚凜茲外飾有言子貢賢於仲尼者不知仲尼之聖加闕一子貢有言阿難相同諸佛者不知諸佛非相以攝

阿難見尺晏之至微知大鵬之至廣覩秋毫之至短知大椿之至長擬於物卽尺晏秋豪擬於人卽阿難子貢雖然近如來之門戶識夫子之

堦牆瑚璉寶瓶異諸凡器金楹玉棟

闕一

是常

材故佛之侍從者卽迦毗令人拘那貴族皆辯搖金剎名振鐵圍馭六賊如衆鳥之避鷹鷂懾四魔若百獸之畏豺武而性海無底惠峯穿霄善入一乘橫通三輩被精進所縛不捨用心嘗修之於身去住未決或執如或斷如是故生已

之法隨滅滅已之法隨生常生之所不生常滅之所不滅能銓二義其唯覺乎覺不自明方明覺也夫有生滅者是覺之用無生滅者是覺之體卽知覺逐滅生生隨覺滅生滅俱寂其覺亦亡乃指素月於澄溪祛外緣於現性解出人表堪爲代師儔諸法王則吾豈敢何者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今亦然也如來觀溺山而小聲聞觀枕山而小菩薩我佛也同彼虛空不染於幻強立真假曾未牢固是故說行

而無所說行說而無所行非行非不行非說非不說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本不生無所滅元不覺無所寂於一不一中悟諸未悟者於起不起中導諸未導者大矣哉若非天下之至神又孰能如彼而夜景呈輝化行西土神光啓夢象教東來思玉毫而闕一字挹鷲峯仰金偈而虔瞻貝葉身已逝矣空傳結集之書性本存焉如聞在代之說且法以辯志言以辯心非法無以悟其心非言無以成其志卽言說文字皆解脫

相有是經處卽見如來今有右街功德使驃騎
大將軍行右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
邠國公食邑三千戶充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安
定梁公曰守謙職是禁營邦家重器居繁不亂
兼總緇黃讀佛言親釋氏其貞元中公以溫惠
爲甲冑清慎爲戈矛跡尙彤闈名高紫闥至元
和初授銀璋佐密命鼓翼高岫躍鱗洪波飛鳴
近天得志江海五年加金紫掌樞機渙汗流心
散爲膏雨如絲入耳開展成綸捧白日以揚光

戴青天而翼化處事之極動而可觀至十二年
遇蔡人逆戎事興天討未平干戈在野天心恐
師老矣而誅翦未就乃命公撫衆觀敵審度遲
速乃奉辭伐罪踴躍而行走四牡以宣暢鴻休
利萬物以車塵相屬參整戎事董護諸軍與將
帥同其進也一其議也或縱六奇之辯卽濤生
巨浦雲出深谿或察五間之情卽趙楛穿楊楚
金伐木若有神助不謀成心我旗旣張我車亦
列均勞逸而義夫爭死齊賞罰而奮臂爭駟蓄

銳候時果申長策於是選精卒張詭道雜旌旃
而不嚴部伍差進退而曲敵之心實爲鋒鏑詐
餌武口賊果輕襲利吾大軍遂使晝掩沙河葛
伯之賊夜遯合流宵渡邵陵之寇全平駭若奔
雷勢同激電似霜霑寒草風卷餘花縱烈火於
平蕪走飛泉於大壑摧枯易折墜瓦難全滅蔡
之功十有其七餘賊保迴曲官軍圍鄆城我鼓
音方厲武旅方雄操利柄而目無全牛執其吭
如芻豢悅口摩壘問罪登陴不降梯樓滿空矢

石相接經四十日燿火失繼人無鬪心畏夏日
之赫光懼春冰之易泮乃降仍邀公正馬視師
撫納疑懼公悅以犯難投誠若歸遂令啓開按
轡而入醜類或鼓或罷相視失色公曰來余與
爾言爾本吉人也何不徇國家之急成其名而
託身於武豹之穴求其噬輿尸覆族誰與咎耶
皇情極念之故令守謙布澤潤心宣化清耳能
悅生避禍者當聽之曰明明天子清問下人不
能勤王爾失遠略爲寇盜所制而臣節難全犯

金苑珠璣 卷十九 五
弧矢之威當剿絕之斃圓首方足莫匪精靈念
其瘡痍實可憫惻然違予戮汝而不赦恭命活
汝而無害能遷其不祥而爲祥吉莫大也變其
不幸而爲幸令莫窮也賊將卒等色轉慙禮逾
謹闕一曰皇上聖文紹統神武膺期惟德動天
無遠不格被堯舜之法服行堯舜之法言所以
大文教而九有小康小武功而天下大理嘗欲
戢矛楯親稼穡使人居安各得其壽爾一方不
能安時處順守衛中國而罪罟自結厲階彌崇

卽不得已而興師非樂殺人也況天德好生容
長萬物是以曲開洗汙設自新招示頑夫以
明廣大將士等久遭苛暴翻跡令圖亦謂朽燼
重燃枯條再葉國刑當宥咸賜無辜豁爾憂心
以承慶賞降人皆投戈卷旆匣刃弛弦觸地血
流向闕蹈舞於是五千叛卒不戮一人十萬王
師皆服其德從此鯨鯢失浪烹飪方因惡鳥巢
傾折翼於此恩波大澍封錫有差乃授公右監
門衛將軍飛詔追還密職如故又掌天地之戶

金華瑤瑤 卷之六
牖捧造化之關鍵勲隨日厚望逐時深公之美
也不滅直以沽名不愆義以犯物動靜無隱發
言有章至十三年天睠凝嗟賞重知勞不自伐
功不自德遂與戎印授兵符司禁旅之右也公
積仁成器積器成名卑牧難踰高光可仰定止
足之分動必師心辯榮辱之機道樞不撓薄嗜
慾以守一鄙浮華而處中匡護元流酌之不竭
伏以元和長慶釋教大興雅叶所歸轉得親近
謹於大興唐寺花嚴院爲國寫古今翻譯大小

乘經論戒律合五千三百廿七卷公私祿利不
入其門凡是難得無所愛惜嘗求善書者令絕
外塵不飲茹浴身至于精刹焚香而就筆硯擇
其力多者以多價酬之少者去之人不約而自
勸也於是染素流光含丹縱彩雲生墨沼之上
花開方絮之中衛索分鑣王羊並鶩各行軌轍
跡不相讓又立經堂一所三間徘徊安住法輪
必資豐敞作制惟永壯我皇都豈得爲工者不
極其妙爲材者不極其美殊形異狀生于斤斧

之中曲直方圓豈逃繩墨之下于是彩棟霞張
彫楹雲布朱扉洞啓縹壁含光羽族棲于綺窻
鱗介遊于藻井脩羅率下爭提天矯之梁藥叉
命徒競戴岌岌之拱衆靈翼衛諸天護持恍惚
莫辨其形來往不留其跡又于堂內造轉輪經
藏一所刻石爲雲鑿地而出方生結構逸闕一
緣立無數花幢竊比堯率造百千樓閣同彼化
城狀物類本擬容奪真鷓鴣若飛而不飛虹螭
似走而不走欒櫨櫛比雜之以琳琅榱桷駢羅

飾之以珠翠凌空五級方開四門璀璨相輝煥
麗交映離婁覘之炫目公輸閱之奇闕二歲古

人多有慙色不知來者孰能繼歟于是方表含
輪虛中不滯羣經之府所好必從遊藝者任其
卷舒狀德者恣其探討或超諸垢穢蓮花隨手
而開敷或等彼清涼甘露應心而滴瀝乘之所
妙者不論其小大法之所尙者闕二其淺深譬

諸江河所汲隨器從流自得礙疎數其外或
圖寫龍神鬼物之狀以爲嚴飾或造菩薩天仙

之類周匝其旁白璧成容玉眸高視黃英作相
金口如言設無體之禮實不佞於屈伸獻無聲
之樂終不煩於音律五色闕二亂其目八風無
以吹其心守靜樸以自持執堅中而不磷或虔
恭默如或侍坐儼如又於堂北別立鏡燈朱燄
揚輝紅光滿室常生縱巧有符丁緩之奇蘭膏
自芳不假海人之贈幸斯破暗永繼其明於是
羣藝畢象工歸八龍闕一軒四王護闔雨露香
砌何塵垢之蒙潤風搖寶鐸流美響之不已公

頓首奏曰臣聞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
四時所以萬物生中不擇於覆載榮枯美惡必
備於寒暑雖古先哲王宏天若德豈同聖代則
而行之伏惟長慶文武孝德皇帝陛下英冠四
維氣含八極齊日月之至耀光燭無窮等天地
之至仁寰瀛授賜坐超湯禹立並羲軒馭嶽瀆
之精靈馳道德之車馬有典有則無怠無荒法
上元以生成體陰陽以御物動合靈契事膺神
符永綏兆人克顯休命臣猥承委擢如荷邱山

金苑珠璣
蕭艾空竊於春陽螻蟻每慙於雲雨修特闕二

允奉穹蒼上黷冕旒伏增驚越臣亦知螢光助

於兩曜映澮宗于四溟實不足以添輝亦不足

以濟廣然織美見容知光明之及遠涓流必納

識渤澥之宏深臣早悟多藏勇於施捨聞斯必

舉所作成集誓嚴持闕一燄上續於恩光啓導

法涯永資於德澤帝曰俞卿以檀波羅福保于

朕躬朕以官惟其人任卿勿貳實千載之一會

何魚水之見稱想卿逢時宏道多慶公荷寵之

極涕零如雨又奏曰如來奧旨必藉開張若不

言宣何以廣福臣請得無染沙門貞實等二七

人御斯信馬駕彼白牛直出四關掃諸五翳偕

持正念調伏其心爲國傳經乃至無算陛下得

佛祕印行最上乘於多劫中爲人父母遂令釋

子遵有漏法傳無盡燈滋寶雨而潤及四海闕一

字香雲而蔭乎千界闕一天之下孰不蒙益受

益之利上集一人伏願寶歷天齊金輪嶽固永

居億兆之上克承無疆之休帝悅依奏公曰克

金華珠璣 卷九
樹有爲期於不朽略須題述以告將來遂命戎
副右監門衛將軍楊承和文而書之辭曰小子
蓬茨劣人跡度卑淺無當時應用之効有僻陋
至愚之累靈波曲潤幸得充之幾歷星歲繆廁
下風聞可道之言觀可行之行書紳不暇何以
褒稱至如走光塵俟嘉命愚人不敢拒若使陳
葺闕一具德美愚人不敢當公不聽又辭曰抑
短羽齊九臯之響殊不驚人使弊足追萬里之
跡豈宜及遠雖冲霄有路且力小未遂况逐日

無功而敢煩羈勒公又不聽是以磨鉛赴鱗俎
之割策鈍當天衢之駟流汗如沃愧顏若丹輒
盡野辭書于琬琰銘曰

香山之東雪山之北善勝道場迦維之國飯王
聖子有大威德菩薩伏膺龍天仰則總彼十名
高談四諦能拔一毛普現一切阿僧祇劫瞬目
所睇微塵刹土凝心所計無說非默有說非語
汲引未終豈厭寒暑八正齊列三乘並舉惆悵
逝多歲不我與舉足下足羣魔愁謫歸歎歸歎

金薤珠璣 卷九
飭彼迷忘優曇忽折摩尼驟喪海會無言靈山
多曠猗歟大雄情靈藩翰上下四維吾道一貫
藏諸不理顯諸不亂託跡光周遺宗炳漢操之
卽存捨之卽亡如來寶印付囑我唐必正墜典
克續頽綱法雨一潤佛日重光真諦所歸域中
之大無爲所及宇宙之外幽宗默識元機暗會
千劫飛輪萬方永賴旣崇其化邠國欽承久積
吉行發言相膺意馬早繫心猿不升出彼夢宅
如上崗陵不捨有相無相所依不離有作無作

所歸焚舟得濟到岸應稀達人是是塵人非非
雲赴壽山澤歸福海層峯永固波瀾不改衆善
斯立舒光耀彩樹彼勝因凜茲爽塏順生攝生
從俗出俗因機立化賢愚共欲精廬大敞材力
豐足購地闕一字金開堦累玉大匠誨人必先規

矩大

按原本闕一字
今據碑作巧

垂美亦先棟宇墨請操繩

般求執斧樸斲未已師者如堵千仞之桂良工
所度十圍之松備于制作鈿飭土木海物交錯
藻井舒蓮含芳吐萼裝嚴寶藏水陸窮珍瓌姿

競麗華璞爭新馳光耀谷浮彩榮濱旣美且良
悉得其眞寶樹成行寶堦上聳善安不拔善高
不恐欄楯曲周簷楹抱擁蓋若天垂花如地涌
實以方外四門不扃虛以圓內萬法有經金石
絲竹風來可聽玉釜旃檀日照彌馨鏡開八面
燈傳一光夜按原本闕一字今據碑作浮素魄晝助紅芒齊
明隱顯等鑿行藏膏平潤久心直燃長忍鎧常
穿四魔不脅智劍常拔三災不怯何以奉佛刹
那散業何以奉國演日成劫

長慶二年十二月一日立

右唐邠國公功德銘右神策軍護軍中尉

楊承和撰并書邠國公者內侍梁守謙也

攷之唐史宦者守謙無傳惟憲宗十五年

書帝暴崩于太極殿中尉梁守謙王守澄

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瓘及澧王恽而韓

文公平淮西碑亦載守謙在帝左右嘗命

之往撫蔡師夫守謙以一宦者而爵至上

公此可見憲宗之信任小人宜其晚節不

終卒死宦者之手然則予之錄此蓋將爲
天下後世之戒而非徒取其文字也

金薤琳琅卷十九

金薤琳琅卷二十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唐顏魯公小字麻姑壇記

唐顏少保碑

唐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
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蚺蟬也經去
十餘年忽還語家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
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

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暫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脩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便還還卽親觀願不卽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于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

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得見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廚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于內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于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

勿前卽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卽成丹砂方
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
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癢時得
此爪以把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卽
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謂其爪
可以把背邪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
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歷三年真卿
刺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
傳云麻姑于此得道壇東南有池中有紅蓮近

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一壇傍有杉松松皆偃
蓋時聞步虛鐘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漂下三百
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
爲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
崗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輒
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于此習道蒙召入大同
殿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
于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爲吾
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于壇側元宗從之

金華珠玑 卷二
天寶五載投龍于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元宗感焉乃命增修仙宇真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自麻姑發迹于茲嶺南真遺壇于龜原花姑表異于井山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夢瓊仙而餐花絕粒紫陽姪男曰德成繼修香火弟子譚仙巖法籙尊嚴而史元洞左通元隴鬱華皆清虛服道非夫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真卿幸承餘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時則六年夏四月

也

右唐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在今江西南城縣之麻姑山歐陽公謂或者疑其非真而復以爲筆畫有法非魯公不能書也趙明誠謂陳無已嘗見黃魯直言此乃慶歷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能道其名及觀陸放翁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通志金石略載魯公書亦有小字麻姑壇記則歐陽公之

疑與魯直之言又似不足信元柳待制道
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繁比聞舊
石焚毀山中雖重刻無復當時筆意則亦
以小字爲顏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
正公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爲雷所破重刻
至再字體浸失其真則被焚者乃臨川大
字本而城南之石至今固無恙也

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祕書
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

并序

第七子光祿大夫行吏部尙書充禮
儀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撰并
書

集賢學士李陽冰篆額

昔孔悝有夷鼎之銘陸機有祠堂之頌皆所以
發揮祖德敷演家聲故君子之觀其銘也旣美
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無而稱之是誣也有而不
述豈仁乎論而譏之敢不祇懼君諱惟貞字叔

金苑珠璣 卷二 五
堅其先出于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郕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多仕魯爲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戰國有率燭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其後喪亂譜牒淪亡魏有裴盛盛字叔臺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居于琅邪臨沂孝悌里生廣陵太守給事中葛繹貞子諱欽字公若精韓詩禮易尙書學者宗之生汝陰太守護軍襲葛繹子諱默字靜伯生晉侍中右光

祿大夫西平靖侯諱含字宏都隨元帝過江已下七葉葬在上元幕府山西生侍中光祿勳西平定侯諱髦字君道事具孝行傳生州西曹騎都尉西平侯諱緄字文和生宣成太守御史中丞諱靖之字茂宗生巴陵太守度支校尉諱騰之字宏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梁武帝草書評云顏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少行於代生輔國江夏王參軍諱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生齊侍書御史兼中丞諱見遠字見遠和帝被弑一慟而

絕梁武深恨之事見梁周北齊書生梁鎮西記
室參軍諱協字子和感家門事義不求聞達元
帝著懷舊詩以傷之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
圖兩卷文集廿卷見梁書生北齊給事黃門侍
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諱之推
字介著家訓廿篇冤魂志三卷證俗音字五卷
文集卅卷事具本傳黃門兄之儀周御正御史
中大夫麟趾學士隋文輔政不署矯詔索璽又
拒之出爲集州刺史新野公後朝朔望引至御

榻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重何
以加卿事具周書弟之善隋葉令子孫見于後
黃門生皇秦王記室諱思魯愍楚遊秦小記室
字孔歸君之曾祖也隋司經校書東宮學士率
子弟奉迎義旗於長春宮招瓜州拜儀同博學
善屬文自爲父集序國史稱溫大雅在隋與思
魯同事東宮彥博與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博將
與遊秦同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
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溫氏爲盛

溫氏譜亦載焉生勤禮字敬君之祖也幼而朗
悟識量宏遠工於篆籀尤精詁訓解褐校書郎
與兩兄師古相時同時爲宏文崇賢學士弟育
德又於司經校定經史當代榮之太宗嘗令師
古讚崇賢學士以兄弟特命蕭鈞讚之曰依仁
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居下帷終日業彰素里
行成蘭室鶴鑰馳譽龍樓委質著作郎脩國史
夔府長史贈虢州刺史生昭甫按碑此下有本名顯甫四小字
敬仲殆庶無恤少連務滋辟強昭甫字周卿君

之父也幼而穎悟尤明詁訓工篆籀草隸書與
內弟殷仲容齊名而勁利過之特爲伯父師古
所賞重每有註述必令參定嘗得古鼎廿餘字
舉朝莫識盡能讀之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
刺史真卿表謝肅宗批荅卿之乃祖當爲碩儒
旣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
之門生我伯父諱元孫臬君伯父聰穎絕倫尤
工文翰舉進士考功郎劉奇特標榜之由是名
動海內累遷太子舍人元宗監國專掌令畫嘗

和遊苑詩批云孔門稱哲宋室聞賢翰墨元捷
莫之與先歷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祕書監君仁
孝友悌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家貧無
紙筆與兄以黃土掃壁木石畫而習之故特以
草隸擅名天授元年糊名考校判入高等以親
累授衢州參軍與盈川令楊炯信安尉桓彥範
相得甚歡又選授洛州溫縣永昌二尉每選皆
判入高科侍郎蘇味道以所試示介衆曰選人
中乃有如此書判嗟歎久之遂代兄爲長安尉

太子文學以親白五爲訪察使魏奉古等所薦
王邸初開盛選寮屬拜薛王友柱國伯姊御史
大夫張知泰妻魯郡夫人亡將葬數家占君不
宜臨壙君哭而拒之曰豈有忘手足之痛牽拘
忌而忍自絕乎弗從其年秋七月才生明邁疾
而歿教義者隱而傷焉與會稽賀知章陳郡殷
踐猷吳郡陸象先上谷寇泚河南源光裕博陵
崔璩友善事具陸據所撰神道碑累贈祕書少
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真卿表謝肅宗批荅云

金苑珠璣 卷二
卿之先人德行優著學精百氏藝絕六書頻擢
甲科屢升循政曳裾王府名右鄒枚載筆春宮
道高徐阮旣而壽垂華髮器紆青雲業載史臣
慶傳令子追存盛美褒贈崇班且旌善於義方
俾揚名於有後濠州生春卿杲卿曜卿旭卿茂
曾春卿工詞翰倜儻有吏材蘇頲舉茂才偃師
丞杲卿文理清峻所居有聲太常丞攝常山太
守祿山反擒其心手開土門拜衛尉卿兼中丞
城陷杲卿叱詈之遂被鈎舌支解而終贈太子

太保諡曰忠節真卿表謝肅宗批荅云自羯胡
猖狂入我河縣所在官吏多受迫脅卿兄以人
臣大節獨制橫流或俘其謀主或斬其元惡當
以救兵懸絕身陷賊庭苟若無人歷數其罪手
足寄於鋒刃忠義形於顏色古所未有朕甚嘉
之曜卿工詩善草隸十五以文學直崇文館淄
川司馬旭卿善草書允山令茂曾好屬文詰訓
仁厚絕衆犍爲司馬君生闕疑允南喬卿真長
幼輿真卿允臧闕疑仁孝有吏能精詩傳善剖

金苑珠璣 卷二
判杭州參軍允南仁孝有清識工詩人多誦其
佳句善草隸與春卿杲卿曜卿同日于銓庭爲
侍郎席建侯所賞達奚珣薦爲左補闕真卿時
爲殿中正至三拱法座蹈舞而衣袂相接者三
故允南賦詩云誰言百人會兄弟也霑陪歷殿
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喬卿仁和有吏
幹富平尉真長清直早卅幼輿方雅有醞藉通
班漢左清道兵曹真卿早孤蒙伯父泉允南親
自教誨舉進士歷校書制舉醴泉尉陟清白長

安尉三院御史四爲大夫六爲尙書再爲採訪
節度充禮儀使光祿大夫魯郡公允藏敦實孝
悌有吏能制舉延昌令監察充朔方衣資使殿
中三爲侍御史中允江陵少尹荆南行軍濠州
及君孫泉明佐父開土門彭州司馬威明邛州
司馬季明子幹沛詡頗誕及外孫博野尉沈盈
盧逖並爲逆胡所害各蒙贈五品京官濬好屬
文翹華正顓慈明都水使者頰好五言校書頰
仁孝方正明經大理司直嶺南營田判官執喪

金苑珠璣 卷二
九日不食頡河陽尉覲鳳翔參軍頡工小楷洗
馬頡恭仁奉禮郎並早喪逝絃方義主簿泉觀
並沒蠻襲明微明德明未仕通明獲嘉尉將明
昌明尉克明崇文明經衛密標榜之翮有德行
文詞華原主簿準溧水尉覲頗工文襄陽尉覲
有文行宏文進士顥仁友清白常熟令封金鄉
男頡清介勤學侍郎蔣冽賞其判京兆兵曹襲
金鄉男頡仁純常熟主簿任城男頡浚儀尉頡
清源尉頂幹辦揚府法曹願長厚清白朝邑尉

頡左率倉曹頡祕書正字頡有吏幹歙州錄事
參軍曲阜男頡好爲詩富陽尉顥好爲文常州
參軍並粗有所立君之諸祖諸父羣從揚庭曠
並侍讀強學益期並學士中和至誠敬仲大智
溫之澂之澹之搢挺援撰溫泳陵並明經康成
強學希莊日損隱朝鄰幾知微舒說順勝式宣
韶並進士制舉有意中和趨庭希莊至刺史利
仁明天文欣期元淑景靈並校書光庭注後漢
書嘉賓千里昇庠匡朝怡滔渾允濟搢逸覲不

金苑珠璣 卷二
器防有文詞博古少連恭敏惇學行敬仲溫之
以孝聞潤有風義晃鱗邈迨以清白稱其餘咸
著官族不獲悉數洪惟累祖之耿光丕業有若
子泉宏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特進黃門
之文章祕監華州之學識肇自魯國格于聖代
紛綸盛美遂舉集于君君能述遵前人不致失
墜其事以忝聿修宜其克饗尊榮爲清廟不祧
之主真卿幸承遺訓叨受國恩旣荷無疆之休
敢揚不朽之烈銘曰

系我宗邾顏公子封鄒魯附庸亞孔聖浴沂風
刺青徐給事中護營柳渡江楓侍兄疾感蚺童
鄰火斷珥貂重施七葉傳孝恭武騎都尉司從
便尺牘繼魚蟲慟君難憤而終咨記室游湘東
嗟御正凜移忠泉黃門擅文雄三韶長事東宮
四穆叔史牢籠袞華州詰訓通小祕監盛名鴻
維少保文翰工莅畿赤五袞崇登望苑友桂叢
三超贈保儲躬流光盛廟貌融永不祧垂無窮
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朔鐫畢

八月己未真卿蒙恩遷太子少師冬十月
壬子男頽封沂水縣男碩新泰縣男姪男
頂承縣男頌費縣男頌鄒縣男微軀官階
勲爵並至二品子姪八人受封無功無能
叨竊至此子孫敬之哉

金薤琳琅卷二十



金薤琳琅補遺

杭郡宋振譽

夏禹衡岳碑

漢郃陽令曹全碑

并陰



唐景龍觀鐘銘

唐建諸葛武侯祠堂記

夏禹衡岳碑

承帝曰咨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
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

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哀勞
餘伸禋鬱塞昏徒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
奠竄舞蒸奔

右碑相傳大禹所紀治水之事在衡岳岫
嶺峰宋嘉定中何子一摹刻岳麓書院明
楊用修又刻滇中安寧州楊時喬又刻棲
霞山天開巖其在大別山與西安學宮者
皆近今重刻也諸家註釋互異究非神禹
命意韓昌黎字青石赤拳蚪倒薤絕妙好

評耳何嗜古如都公未經搜入因補錄之
註從用修原本

漢郃陽令曹全碑

君諱全字景完敦煌效穀人也其先蓋周之胄
武王秉乾之機翦伐殷商既定爾勲福祿攸同
封弟叔振鐸于曹國因氏焉秦漢之際曹參夾
輔王室世宗廓土庠即斥竟子孫遷于雍州之
郊分止右扶風或在安定或處武都或居隴西
或家敦煌枝分葉布所在爲雄君高祖父敏舉

孝廉武威長史巴郡胸忍令張掖居延都尉曾
祖父述孝廉謁者金城長史夏陽令蜀郡西部
都尉祖父鳳孝廉張掖屬國都尉丞右扶風隄
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大守父琫少貫名
州郡不幸早世是以位不副德君童齷好學甄
極忠緯無文不綜賢孝之性根生於心收養季
祖母供事繼母先意承志存亡之敬禮無遺闕
是以鄉人爲之諺曰重親致歡曹景完易世載
德不隕其名及其從政清擬夷齊直慕史魚歷

郡右臧上計掾史仍辟涼州常爲治中別駕紀
綱萬里朱紫不謬出典諸郡彈枉糾邪貪暴洗
心同僚服德遠近憚威建寧二年舉孝廉除郎
中拜西域戊部司馬時疏勒國王和德弑父篡
位不供職貢君興師征討有吮膿之仁分醪之
惠攻城野戰謀若涌泉威牟諸賁和德面縛歸
死還師振旅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簿碑以簿爲
簿官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續遇
禁罔潛隱家巷七年光和六年復舉孝廉七年

三月除郎中拜酒泉祿福長詼賊張角起兵幽
冀兗豫荆楊同時並動而縣民郭家等復造逆
亂燔燒城寺萬民騷擾人懷不安三郡告急羽
檄仍至于時聖主諮諏羣僚咸白碑作君哉轉
拜郃陽令收合餘燼芟夷殘逆絕其本根遴訪
故老商量雋艾王敞王畢等恤民之要存慰高
年撫育鰥寡以家錢糴米粟賜癰盲大女桃斐
等合七首藥神明膏親至離亭部吏王宰程橫
等賦與有疾者咸蒙瘳快惠政之流甚於置郵

百姓繼負反者如雲戢治牆屋市肆列陳風雨
時節歲獲豐年農夫織婦百工戴恩縣前以河
平元年遭白茅谷水災害退於戊亥之間興造
城郭是後舊姓及脩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閔
縉紳之徒不濟開南寺門承望華嶽鄉明而治
庶使學者李儒欒規程寅等各獲人爵之報廓
廣聽事官舍廷曹廊閣升降揖讓朝覲之階費
不出民役不干時門下掾王敞錄事掾王畢主
簿王歷戶曹掾秦尙功曹史王顓等嘉慕奚斯

考甫之美乃共刊石紀功其辭曰
懿明后德義章貢王庭征鬼方威布烈安殊荒
還師旅臨槐里感孔懷赴喪紀嗟逆賊燔城市
特受命理殘圯芟不臣寧黔首繕官寺開南門
闕嵯峨望華山鄉明治惠沾渥吏樂政民給足
君高升極鼎足

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

曹全碑陰

縣三老商量伯祺五百鄉三老司馬集仲裳五

百徵博士李儒文優五百故門下祭酒姚之辛
卿五百故門下掾王敞元方千故門下議掾王
畢世異千故督郵李譚伯嗣五百故督郵楊動
子豪千故將軍令史董溥建禮三百故郡曹史
守丞馬訪子謀故郡曹史守丞楊榮長孳故鄉
嗇夫尋駿安雲故功曹任午子流故功曹曹七
定吉故功曹王河孔達故功曹王吉子僑故功
曹王時孔良五百故功曹王獻子上故功曹秦
尚孔都二故功曹王衡道興故功曹楊休當女

五百故功曹王衍文珪故功曹秦杼漢都千璉
故功曹王詡子宏故功曹杜安元進處士河東
皮氏岐茂孝才二百此超上一層書之義士河東安邑

劉政元方千義士侯褒文憲五百義士穎川臧
就元就五百義士安平祁博季長二百起故賊

曹史王授文博故金曹史精暢文亮故集曹史
柯相文舉千故賊曹史趙福文祉故法曹史王

敢文國故塞曹史杜苗幼始故塞曹史吳產孔
才五百關二部掾趙炅文高關二曹史高廉□

吉千元□宣萌仲謀故郵書掾姚閔升臺故市
掾王尊文熹故市掾杜靖彥淵故主簿鄧化孔
彥故門下賊曹王翊長河故市掾王理建和故
市掾成播尋舉故市掾楊則孔則故市掾程璜
孔休故市掾扈安子安千故市掾高頁顯和千
故市掾王瓊季晦故門下史秦竝靜先

右碑無撰書人姓名不知何年埋沒土中

明萬歷初郟陽縣舊城掘得碑文隸書道

古且完好無闕漢碑中之僅見者真可寶

金苑珠璣 補遺 六
也歐趙諸公尙未曾見宜乎元敬之失收耳

唐景龍觀鐘銘

原夫一氣凝眞含紫虛而構極三清韞祕控碧落而崇因雖大道無爲濟物歸於善貸而妙門有教滅咎在於希聲景龍觀者

中宗孝和皇帝之所造也曾城寫質闔苑圖形但名在騫林而韻停鐘簾朕翹情八素締想九元命彼鼓延鑄斯無射考虞倕之懿法得晉曠

之宏規廣召鯨工遠徵鳧匠耶溪集寶麗壑收珍警風雨之辰節昏明之候飛廉扇炭屏翳營鑪翥鶴呈姿蹲熊發狀角而不震侈而克揚庶其曉散靈音鎮入鵷鸞之殿夕騰仙韻恆流鵠鵠之闡聳俗聽而咸痊迷方聞而永悟洪鈞式啓寶字攸鐫其銘曰

紫宸御歷青元樹因傾巖集寶竭府收珍杜夔律應張永規陳形包九乳儀超萬鈞上資七廟傍延兆人風嚴韻急霜重音新自茲千歲從今

億春懸玉京而薦福侶銅史而司辰景雲二年
太歲辛亥金九月癸酉金朔一十五日丁亥土
鑄成

右銘字正書而稍兼篆隸奇偉可觀鐘今
在陝省城鐘樓搨之甚難故都公不及收
也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節度掌書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
袋裴度撰

營田副使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成
都少尹侍御史賜紫金魚袋柳公綽
書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
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
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亮其人也公本系在簡
冊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
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
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

金齋珠玉 補遺
虎時稱臥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州平
心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
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
擁蜀稱漢政行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
阻深殷爲強國誰謂輕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
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
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
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
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

取其心服震疊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
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徒而無怨德及于人
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
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
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
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
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
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
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

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
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
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
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
以臻于此乎故元德知人之明者倚仗如魚水
仲達奸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
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蚩
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奧
區寇亂餘孽罷眈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爲

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
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落綏懷
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畱事宇下無棄才
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
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瀾矣度謬以庸薄獲參
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
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
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尙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
仁之歎終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

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昔在先主思啓疆
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
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
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攝跡畏威襍
居懷仁中原肝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
極天命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
旂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尙父佐
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
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

智天遏吁嗟嚴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
絕甘棠勿翦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塗共轍本
于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慤徒云固結古柏森
森遺廟沈沈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
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
吟入海際天如公德音元和四年歲次己丑二
月二十九日建鐫字人魯建

右碑在成都惠陵之北人僅知諸葛名垂
宇宙而不審裴中立之文與柳子寬之書

金薤琳琅
補遺
均足鼎峙千秋惜僻處西蜀所以好古如
趙明誠都元敬俱未搜輯也余以甲午年
遊蜀謁其祠宇讀其碑文慨然想見其爲
人隨購搨本藏之行篋者已逾二十餘稔
今補錄卷尾俾世之博覽君子或因是書
之失收而附刻焉則幸矣

金薤琳琅補遺

向閱王阮亭前輩評跋有搜訪金薤琳琅垂三
十年始得之良友者自謂十五連城莫之與易
則其珍貴可知也余無博古之識頗有好古之
僻每喜抄錄碑目如方輿石績記金石志等書
悉裝成帙嗣得趙明誠金石錄亦復繕寫珍藏
比自粵歸從友人胡子道周處假得都元敬金
薤琳琅一書亟舒老眼手自抄錄凡二十卷六
十三碑與他本僅列碑目者不同因無總目又
闕序文恐非全璧且刻係庸手魚豕頗多因略

加考訂并出家藏舊搨四種補于後不知新城
所寶者另一善本抑卽此刻耶安得從而讐校
之其快當何如也時乾隆六年八月二十日七
十三葑川老人宋振譽識



